

JIANG SU
SHI LUN KAO

江苏 史论考

江苏古籍出版社

江苏省社联历史学会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江苏史论考

江苏史论考

江苏省社联历史学会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江苏古籍出版社
江苏省社联历史学会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 7-80519-121-4/K·65

江苏古籍出版社

55
江苏史论考

江苏省社联历史学会编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无锡春远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5.875 插页1 字数340,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 7-80519-151-4 /K·62

责任编辑 王家鼎 定价：6.00元

编 者 的 话

本书定名为《江苏史论考》，为江苏省历史学会和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所收文章是近年来省内史学工作者对江苏历史、人物、专题研究成果的汇集。

省历史所作为地方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在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一项省属重点科研项目，就是编写《江苏史纲》一书。在从事这一重点项目的研究和编写过程中，涉及到江苏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问题。为了深入地研究和探讨这些问题，省历史学会与省历史研究所于1986年4月在扬州召开江苏地方史学术讨论会，总结和交流了研究成果。为反映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编辑了这本《江苏史论考》。

本书共收论文34篇，论列了江苏地区历史的各个方面，包括江苏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关于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发展、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苏南与苏北经济发展的差距、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兴起、江苏近代民族工业、左宗棠治苏政绩、张謇的“实业救国”与教育思想、大生企业与荣氏兄弟、邳睢铜抗日根据地、江苏解放战争的特点与全境的解放等等。有的文章依据出土文物资料、历史档案等有关文献，探讨了徐福东渡、西汉楚国、南京城成因、历代人口变迁、刘家港的兴废等问题，对中国历史和江苏地方史的研究，也都具有探索和开拓的意义。我们衷心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进我省地方史的深入研究，期待着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由于我们对江苏地方史的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理论水平、专业研究水平有一定局限，因此，本书论述的一些问题以及所编选的文章中，必然存在不足和错误之处。我们诚恳地希望各地史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本书由王家典、许辉、蒋顺兴、徐梁伯负责编定。

江苏省社联历史学会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87年7月

目 录

再论吴越同族.....	王文清 (1)
对吴国历史文化的新探索.....	萧梦龙 (19)
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考略.....	于锦鸿 (34)
西汉东楚地区的儒学文化.....	王家典 (43)
徐州狮子山兵马俑与西汉楚国.....	王 恺 (60)
南京城成因探源.....	季士家 (65)
苏南苏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考察.....	沈嘉荣 (81)
南京历史人口的变迁及其原因.....	郭黎安 (94)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	许 辉 (107)
六朝时期江苏内河水运事业的发展.....	汪家伦 (126)
隋唐扬州历史二题.....	方亚光 (141)
从武宁镇看唐代方镇的两重性.....	刘希为 尤建伟 (151)
刘知几政治倾向及其对《史通》的影响.....	王春南 (163)
岳飞《金沙寺壁题记》问题及其研究.....	顾文璧 (179)
我国古代的刘家港.....	吴奈夫 (196)
明清时期宁镇常地区市镇研究.....	陈忠平 (213)
试论南明福王政权的倾覆.....	舒 翼 (233)
论明末清初苏松地区的棉纺织手工业.....	段本洛 (250)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和江苏近代民族工业 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倪正太 (267)

左宗棠和徐州近代化煤矿·····	余明侠 (291)
论左宗棠治苏的政绩	
——兼论清末地方大吏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关系·····	徐梁伯 (312)
南京工业近代化与国内国际经济局势之	
关系·····	林刚 唐文起 (326)
“二次革命”失败后的苏北平民起义·····	吴菊英 (343)
论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	史全生 (354)
张謇教育思想简论·····	陈乃林 (369)
略论大生企业与荣氏企业的发展特点·····	陆仰渊 (383)
奉系军阀在江苏的扩张及其失败·····	方庆秋 (398)
论大革命时期的吴稚晖·····	李良玉 (409)
“九·一八”期间江苏学生的抗日爱国	
斗争·····	蒋顺兴 (424)
刘少奇陈毅在海安·····	陈振东 范崇山 (441)
邳睢铜抗日根据地史略·····	冯 治 (453)
江苏全境解放纪略·····	孙宅巍 (465)
江苏解放战争的特点·····	姜志良 (481)
汤恩伯兵败长江 江苏全境获解放·····	<u>丁永隆</u> (496)

再论吴越同族

王文清

在《论吴越同族》一文中，笔者已从吴、越两国土著居民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特征，说明他们本是同族。现在再在这里说明他们同源于越族，形成为古代“百越”族系中的吴越族群。

一

持吴、越本不同族说的同志，一般都根据司马迁《史记》关于太伯、仲雍逃奔“荆蛮”、“自号句吴”的记述，判断住在今苏南地区的句吴土著人的部族“实为荆蛮族”，而与於越土著人越族不同。我们认为，从文献记载看，在周代不仅句吴的土著人被中原华夏族人叫做“荆蛮”，而且於越的土著人也被叫做“荆蛮”。

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司马迁既根据先秦古籍记载了周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让国其弟季历逃奔“荆蛮”、建立句吴国的史实，也记载了周武王克殷以后封太伯、仲雍后代周章于吴和封周章之弟虞仲于故夏虚为虞侯的史实。他还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这说明句吴的土著人在当时确实被称为“荆蛮”。

这个对吴国土著人的“荆蛮”之称，也作“蛮荆”。《国语·吴语》记载的黄池之会时晋国大夫董褐对吴王夫差的一段话，就是明证。董褐代表周王对夫差的告让之辞说：

昔吴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诸侯，以顾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蛮荆之虞，礼世不续，用命孤礼佐周公，以见我一二兄弟之国，以休君忧。今君掩王东海，以淫名闻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逾之，况蛮荆则何有于周室。

这段话中的“蛮荆”，就是指的吴国土著人。

“荆蛮”既作“蛮荆”，也作“蛮夷”、“夷蛮”、“夷狄”。如《左传·成公七年》记载：吴伐郟，郟成，鲁大夫季文子因此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就是说吴为“蛮夷”之国。《史记·吴太伯世家》既说吴为“荆蛮句吴”，又说吴为“夷蛮之吴”。《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说太伯、仲雍“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谷梁传·哀公十三年》则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

不仅中原华夏人对吴有这种鄙称，就是春秋时吴国的统治人物自己也有这样谦称。《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记载吴王寿梦与鲁成公会于钟离时曾自称“孤在夷蛮”。《左传·哀公六年》记载吴王夫差时伍子胥也说吴国“介在蛮夷”。《说苑·奉使篇》还记载齐大夫出使吴国时，“吴人曰：寡人得寄处蛮夷之乡”。

根据以上这些文献记述，说句吴的土著人被称为“荆蛮”、“蛮荆”、“蛮夷”、“夷蛮”、“夷狄”是对的。但是，应该看到於越的土著人也是被这样称呼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把越王句践叫做“句践夷蛮”。《史记·东越

列传》也把句践后裔的东越、甌越等叫做“蛮夷”。这也就是说，於越的土著人自周代以来和句吴的土著人一样被称为“荆蛮”、“荆夷”。正因为这样，所以《管子·小匡篇》记载齐桓公称霸时，宣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儋、不庾、雕题、黑齿（注：皆南夷之国号也），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也正因为吴、越同属于“荆夷之国”，所以《韩诗外传》卷八记载楚人说：“越，夷狄之国也”。越王句践也曾这样自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鲁国派子贡出使吴、越时，句践自称越是“蛮夷之国”。《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则记载句践自称越是“僻狭之国，蛮夷之民”。这也就说明吴、越两国土著人同是“荆蛮”、“荆夷”、“蛮夷”之人。我们也就不应认为句吴土著人与於越土著人的族属不同，而应承认他们同族。

当然，判断吴、越两国土著人是不是同一族属，不只是看他们同被称为“荆蛮”、“蛮夷”，更要看他们的语言、习俗等是不是基本相同。在中国古代，“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③。中原华夏族人认为“蛮夷反舌，殊俗，异习”，当然把“蛮夷”视为异族。有些“蛮夷”之人也承认他们在这些方面与华夏族人不同。例如春秋时被晋国迁到中原居住的姜戎首领，就曾对晋人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④。姜戎当然与华夏族不同族。各地“蛮夷”之间如果言语不通，习俗不同，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同族。例如，楚国的一些土著人也被中原华夏族人叫做“荆蛮”、“蛮荆”、“蛮夷”，但他们与吴、越的土著人“荆蛮”、“蛮夷”却言语不通，习俗不同，我们就不能认为楚之所有“荆蛮”人与吴、越之“荆蛮”人同族。在

《论吴越同族》一文中，笔者已经说明了吴越两国人民“习俗同，言语通”了。这种“习俗同，言语通”，既表明吴、越两国的“同气共俗”，也表明两国土著人的族源相同。所以越国大夫种把吴王夫差举兵侵伐越国视为犯了第五个大过，说“且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吴侵伐，大过五也”^⑥。

二

认为吴国土著“实为荆蛮族”的同志，还曾依据良渚文化与湖熟文化的不同提出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就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居民是“越族”，以宁镇地区为中心的湖熟文化居民是吴国的“荆蛮族”^⑦。所以现在有些同志说：“早在3000年前太湖地区是属越族人聚居的地方，荆蛮人是聚居在宁镇山脉地区”^⑧。也就是说，商代末年周太伯、仲雍逃奔荆蛮时，长江下游的江南有“越族”和“荆蛮族”两个族属。

我们认为，虞夏商周时代，长江下游的土著人，特别是江南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的土著人基本属于一个族系：“百越”即越族。

第一，太伯、仲雍所奔之“荆蛮”，是“夷越”、“蛮越”的别称。

《尚书·尧典下》记载虞舜有“蛮夷猾夏”之语。郑玄注曰：“猾夏，侵乱中国也。”《说文·夂部》：“夏，中国之人也”。地处中原东南方长江下游的吴、越就被列为蛮夷，正如史载：“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⑨。周代以前，中原王朝规定“蛮夷要服，戎狄荒服”^⑩。所谓

“吴为荒服，越在九夷”，就是说吴、越之人都是蛮夷戎狄之人。前面我们已经说明，吴、越之人是蛮夷戎狄，也就是说吴、越之人是“荆蛮”、“荆夷”、“蛮夷”之人。

周代中原人不仅称长江下游吴、越之地的土著人为“荆蛮”、“荆夷”、“蛮夷”，也对长江中游楚国土著人这样称呼。《国语·郑语》记载西周王朝末年的史伯说周幽王时，“当成周（今河南洛阳市）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史伯在这里说的“南有荆蛮”，是指的楚国的土著人，也就是把楚国所有的土著人视为荆蛮戎狄之人。《国语·晋语八》记载春秋时晋大夫叔向说周成王时“楚为荆蛮”。在《史记·楚世家》中，“荆蛮”作“楚蛮”或“蛮夷”。江汉地区的土著，也称作“江上楚蛮”。长江下游的土著“荆蛮”，又作“江蛮”。所以《史记·吴太伯世家》说的“太伯之奔荆蛮”，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太伯避历（季历），江蛮是适”。

这些被称为“荆蛮”、“荆夷”、“江蛮”或“蛮夷”的土著人，在夏代时期或臣服于中原的夏王朝，或与中原华夏族人有相互交战、迁移等关系。史载夏代初年，夏禹王治水平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①。这里的“荆楚”即楚国，“干越”即吴越；“南夷之民”即“荆蛮”、“荆夷”、“蛮夷”之人。这些土著人在商周时期还分成许多方国部落，既被称为“荆蛮”、“蛮夷”，也被称为“夷越”、“蛮越”。

《史记·楚世家》记载西周至春秋时期楚国江汉之间的“楚蛮”即“荆蛮”中，就有称为“杨粤(越)”的，周夷王时楚君熊渠伐“江上楚蛮”杨粤后，曾封“少子执疵为越章王”。楚之贵族熊挚曾自奔于“夔越”，从蛮俗，史称“芈姓夔越”、“蛮芈蛮矣”^⑫。这些蛮也被称为“夷越”。所以《史记·楚世家》记载春秋时楚成王使人献周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吴越之地的土著人“荆蛮”、“蛮夷”，就是“蛮越”的别称。《逸周书·王会解·伊尹朝献》记载商代初年伊尹受命“为四方令”时，“正东”有“符娄、仇州、伊虑、沅(瓯)深、九夷、十蛮、越沅、鬻发文身”。孔晁注曰：“九、十者，东夷蛮越之别称。鬻发文身，因其事以名也。”《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有所谓“四夷、八蛮、七闽”。郑玄注曰：“闽，蛮之别也。”这里的蛮夷就是指的商周时代吴越之地的土著人，是“蛮越”的别称。《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索隐》注曰：“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因此，“荆蛮”就是“蛮越”之别称，就是越族。

第二，太伯、仲雍所奔之“荆蛮”，就是“断发文身”的越族。

《史记·周本纪》记载太伯、仲雍“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史记·吴太伯世家》又说“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这就说明他们二人所奔之“荆蛮”是以“文身断发”为特征的土著人。这种特征正是虞夏以来越族人的基本特征。《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明确记载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越时“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史记·

太史公自序》又说：“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鼃蜛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这种“文身断发”，是越国土著人的特有习俗，也是他们族属的主要标志。越国人把它定为“国俗”^⑭。因此，在历史上往往把“文身断发”或“断发文身”作为越族人的独特标志。《庄子·逍遥篇》说：“越人断发文身”。《说苑·善说篇》则说“越文身鬻发”。《汉书·严助传》说：“越，方外之地，鬻发文身之民也”。《淮南子·齐俗训》又把“越人鬻鬻（断发）”作为区别于“三苗髻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的特殊之俗。太伯、仲雍所奔之“荆蛮”，是以“文身断发”为特征，不能证明他们与以“断发文身”为特征的“越人”是同族吗？

当然，太伯、仲雍所奔之“文身断发”的“荆蛮”是在太湖地区还是在宁镇地区，还需要继续探讨。但是，我们认为不管是在太湖地区还是在宁镇地区，这个“文身断发”的“荆蛮”就是“文身断发”的越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已提供了证据。

据先秦、两汉文献记载，古代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的土著人是“断发文身”的。《战国策·赵策二》说：“禹祖入裸国”。《吕氏春秋·贵因篇》说：“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淮南子·原道训》则记为：“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高诱注曰：“裸国在南方，圣人治礼，不求变俗，故曰因之也。”这就说明禹所到的“裸国”有其特俗，禹进入该“国”时曾“因”（依）其俗。这个“裸国”，在《吕氏春秋·求人篇》记为禹南至“裸民之处”。这个“裸国”或“裸民之处”，就是吴地。《论衡·恢国篇》说：“夏禹裸（裸）入吴国。”《书虚

篇》说：“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风俗通义》解释说：“裸国，今吴郡是也，被发文身，裸以为饰。”这里说的“今吴郡”，即东汉时的吴郡。《后汉书·郡国四·吴郡》下包括“吴本国”、“丹徒”、“曲阿”等县，即包括今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之丹徒县、丹阳县等地区。这说明夏禹时居住在今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内的土著人，是“被(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之民，所以被称为“裸国”或“裸民之处”。这个“裸国”与《史记·南越列传》所说的“瓯骆裸国”之“裸国”同义。“瓯骆”即“瓯越”、“骆越”，吴地之民与越族同为“被(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同有“裸国”之称，说明他们同为越族人。

夏禹时吴地的“裸国”或“裸民之处”的文化，即相当于分布在今江、浙、沪等地的良渚文化。这种文化除主要分布于江、浙、沪的太湖地区外，也分布于宁镇地区，向北到达江淮之间。它的绝对年代，经测定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这个期间^⑭。大约相当于唐虞到夏代初期。如果承认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居民是古“越族”，那就应该承认宁镇地区的良渚文化也是古“越族”居民的文化，这一带的良渚文化居民也是“越族”。在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则是继良渚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文化。句容城头山遗址的第三层为崧泽文化晚期文化层，其中“罐式匜、绳索状器耳等已含有良渚文化的成分”，第二和第一层为湖熟文化层^⑮。湖熟文化在宁镇地区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540±90年至公元前1195±105年，相当于商代初期至西周初期^⑯。这种文化，当是商代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荆蛮”人的文化。但这种“荆蛮”人绝不是不同于夏代“断发文

身”的越族“裸民”，而是越族“裸民”的后裔，不过被称为“文身断发”的“荆蛮”而已。名称虽然不同，但族属则是一个。他们与太湖地区的“越族”居民同一习俗：“文身断发”。自太伯、仲雍奔“荆蛮”、随从吴俗“文身断发”以后，吴国的统治者都与吴国土著人一样“文身断发”。直至吴国最后一个亡国之王吴王夫差，不是还承认“我文身”吗^⑦？宁镇地区丹徒的春秋末年吴墓中，已经出土了“文身断发”的文物。如出土的鸠杖杖墩末端，塑造的一个裸身跪坐铜人，“胸部、背部、臀部和腿部皆有花纹”；青铜悬鼓环的环座上塑有四个跪坐人像，“额前短发如流海，身上同样布满花纹”^⑧。这是吴人“文身断发”的实物形象。它证明宁镇地区和太湖地区的吴国土著人一样，都是“文身断发”的“荆蛮族”即“越族”。越族后裔海南岛的黎族过去曾长期保留文身的习俗。他们为什么要文身呢？史载“黎俗，男女周岁即文其身。自云：不然，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⑨。古代太湖地区与宁镇地区的吴国土著人都同样“文身断发”，也当是表明他们属于上世越族祖先的后代。

三

我们既然认为吴国土著人“荆蛮”的族系同于越国土著人的“越族”，那么他们的族号应该是什么呢？有的同志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关于“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的记述，也根据出土和传世吴器称吴为“工𡵚”、“攻敌”等称呼，认为吴国土著的族号应是“句吴”，即应称为“句吴族”^⑩。我们认为，吴、越两国土著人的族名合称为“吴族”^⑪。

越”，同源于“於（于）越（粤）”，是南方“百越”族系中的主要族群。

先从“百越”说起。“百越”之称始于《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高诱注曰：“扬州、汉水之南，越有百种。”《汉书·地理志下》颜师古注引臣瓚曰：“自交趾（趾）至会稽（郡）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些记述，说明古代扬州区域和汉水以南的土著人被中原华夏族人总称为“百越”。所谓“百越”，即“越有百种”，实际上是说有许多种姓。正如《汉书音义》所说：“百越，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②①}“百越”与“百蛮”同义，“百，言众多也。”^{②②}这些众多种姓的“百越”主要是因“越”而得名，聚居在中原东南沿海区域，所以《吕氏春秋·有始览》说：“东南为扬州，越也。”这个东南方的扬州区域，一说是“淮海惟扬州”^{②③}，一说“江南曰扬州”^{②④}。所谓“扬州”之“扬”，也就是“越”的别称，所以“扬，越也”^{②⑤}，“越，扬也。”^{②⑥}扬州区域以越国都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为中心的江南，是商周时期吴、越两国的统治中心，秦和西汉时设会稽郡。这一带当然是“百越”之地的中心区，吴越两国的土著人都属于蛮越或夷越之人，是“百越”之人的代表。这一带在周代时期，就称为吴越，正如《论衡·书虚篇》所说：会稽郡“周时旧名吴越也。”这个吴越之名，既表明了吴越两国土著人的族名，也表明了吴越是“百越”之一，还反映了他们的共同族源就是於越。

吴越是吴和越两个国号的并称、合称，也是吴越两地和吴越之人的名称。从吴、越形成的历史看，最初当是两个部